

中华
古书

四书五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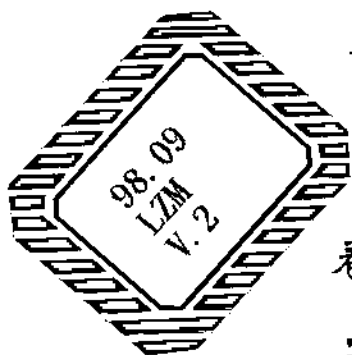
卷二

中国言实出版社

中华古书

李志敏 主编

四书五经



卷二

中国言实出版社
北京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四书五经:李志敏主编

—北京:中国言实出版社,2002.9

(中华古书)

ISBN 7-80128-406-2

I. 四…

II. 李…

III. ①儒家 ②四书

IV. B222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61019 号

责任编辑:晓理

责任校对:董洁

封面设计:李晓光

中国言实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市西城区府右街2号 邮政编码:100017)

电话:64924761 64924716

<http://www.zgyschs.com>

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仰山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16开 320印张 4200千字

2002年9月第1版 2002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3000套

定价:3800.00元(全十六册)

(如印装质量不合格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)

孟子

卷八 离娄章句下

第一章

【原文】

孟子曰：“舜生于诸冯，迁于负夏，卒于鸣条^①，东夷之人也。文王生于岐周^②，卒于毕郢^③，西夷之人也。地之相去也，千有余里；世之相后也，千有余岁。得志行乎中国，若合符节^④，先圣后圣，其揆一也^⑤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诸冯、负夏、鸣条：舜是传说中的古代圣人，他生、卒、活动的地名已经很难确指。诸冯、负夏、鸣条都是地名，大概在东方少数民族地区。②岐周：指岐山下周的旧邑，位于今陕西岐山县东北。③毕郢：地名，相传是文王去世的地方，位于今陕西咸阳县东二十里。④若合符、节：符、节，古代用于多方面作为表示印信的东西，原料也不限于竹，还有用玉、铜、角等做成的，形状有龙、虎、人之别，根据用途的不同而异。一般是劈成两半，各执一半，相合无间，拿来代替印信。⑤其揆一也：揆，准则。

【译文】

孟子说：“舜出生在诸冯，迁居到负夏，死在鸣条，是东方边远地区人。文王出生在岐周，死在毕郢，是西方边远地区人。地域相距一千多里，前后年代相隔一千多年。当他们得志后在中国实现他们的抱负，简直没有两样，前代的圣人和后代的圣人，他们的准则都是一样的。”

第二章

【原文】

子产听郑国之政^①，以其乘舆济人于溱洧^②。孟子曰：“惠而不知为政^③。岁十一月，徒杠成^④；十二月，舆梁成^⑤，民未病涉也。君子平其政，行辟人可

也^⑥，焉得人人而济之？故为政者，每人而悦之，日亦不足矣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子产：即春秋时郑卿公孙侨。子产自郑简公时当权，先后在定公、献公、声公朝为相四十多年，政声卓著，颇得孔子称许。②溱洧：郑国二水名。③惠而不知为政：惠，恩惠，慈爱。孔子对于子产惠爱百姓的政绩，曾在《论语》中作了多次肯定性的评论，而孟轲抓住他用自己的车子帮助行人过渡的偶然事件便轻下“不知为政”的论断，似乎有点偏颇。④岁十一月：指夏历（即农历）的九月。徒杠：仅供徒步行人过河用的独木桥。⑤舆梁：可通车马的大桥。⑥行辟人：辟同避，行辟人是说叫行人回避。

【译文】

子产在郑国当政，用他自己乘坐的车子在溱水和洧水那里把行人渡过河。孟子说：“这是小恩小惠，却并不懂得如何办好政事。要是十一月过人的小桥修成了，十二月过车辆的大桥修成了，老百姓便不会再为渡河的事发愁了。在上面做官的君子如果办好了政事，哪怕是出去时鸣锣开道，叫行人回避自己也是可以的，又怎能去一一帮助行人渡河呢？所以办理政事的人要讨得每个人欢心，时间也是不够用的呢。”

第三章

【原文】

孟子告齐宣王曰：“君之视臣如手足，则臣视君如腹心；君之视臣如犬马，则臣视君如国人；君之视臣如土芥，则臣视君如寇仇。”

【译文】

孟子告诉齐宣王说：“君主把臣下看得如同自己的手足，臣下就会把君主看得如同自己的腹心；君主把臣下看得如同狗马，臣下就会把君主看得如同一般国人；君主把臣下看得如同土块草芥，臣下就会把君主看得如同仇敌。”

【原文】

王曰：“礼：为旧君有服^①，何如斯可为服矣？”

【注释】

①礼，为旧君有服：礼，指《仪礼》。旧君，过去曾奉事过的君主。服，指穿丧服。齐宣王觉得孟子的

话说得过重了,所以故意提出这个问题来问他。

【译文】

宣王问道:“礼制规定:不在职的臣下还得为旧日的君主穿一定的孝服,怎样才可以为旧日的君主服孝呢?”

【原文】

曰:“谏行言听,膏泽下于民;有故而去,则君使人导之出疆,又先于其所往^①;去三年不反,然后收其田里。此之谓三有礼焉。如此,则为之服矣。今也为臣,谏则不行,言则不听;膏泽不下于民;有故而去,则君搏执之,又极之于其所往^②;去之日,遂收其田里。此之谓寇仇。寇仇,何服之有?”

【注释】

①又先于其所往:先,先派人去;所往,所要去的国家。②极:穷困,走投无路,极在句子中是动词,使动用用法。

【译文】

孟子说:“如果臣下劝善规过的话他照办了,好的建议他听取了,因而恩惠下达到老百姓身上;臣下因故必须离国时,君主就派人引导护送他安全出境,又事先打发人到他所要去的地方布置妥善,并宣传他的长处优点;离国三年之后还没有回来,然后才收回他的采地和房屋。这就叫作三有礼。君主能做到这样,臣下就会为他服孝。现在做臣下的人,劝善规过的话不被接受,正确的建议不被采纳,因而恩惠不曾下达到老百姓身上;臣下因故离国时,君主就派人逮捕他的家人亲属,又在他所要去的的地方制造种种困难,断绝他的生路;刚一离开,便收回他的采地和房屋。这便叫作仇敌。对于仇敌,还服什么孝呢?”

第四章

【原文】

孟子曰:“无罪而杀士,则大夫可以去;无罪而戮民,则士可以徙。”

【译文】

孟子说:“君主杀害无辜士人,做大夫的就可以离开这个国家;杀戮无辜老

百姓，做士人的就可以迁往别处。”

第五章

【原文】

孟子曰：“君仁莫不仁；君义莫不义。”

【译文】

孟子说：“君主心存仁爱，下面的臣民就没有不心存仁爱的；君主行事合宜，下面的臣民就没有行事不合宜的。”

第六章

【原文】

孟子曰：“非礼之礼，非义之义，大人弗为。”

【译文】

孟子说：“不合乎礼的礼，不合乎义的义，有大德的君子是不干的。”

第七章

【原文】

孟子曰：“中也养不中，才也养不才^①，故人乐有贤父兄也。如中也弃不中，才也弃不才，则贤不肖之相去，其间不能以寸^②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中也养不中，才也养不才：行事没有过份或不及叫中；力能有所作为叫才。养是指涵育熏陶，等待受教育的人潜移默化。②其间不能以寸：杨伯峻《孟子译注》以为这句话的后面省略了动词“量”字。

【译文】

孟子说：“道德修养高尚的贤者应该熏陶培育道德修养不高的人，有才能

· 四 ·

的人应该熏陶培育才能低下的人,所以人们愿意家里有贤能的父兄。如果道德修养高尚的贤者抛弃道德修养不高的人,有才能的人抛弃才能低下的人,那么,贤和不贤这两种人之间的距离,就不能用分寸去量了。”

第八章

【原文】

孟子曰：“人有不为也，而后可以有为。”

【译文】

孟子说：“人只有对某些事舍弃不干，然后才可以有所作为。”

第九章

【原文】

孟子曰：“言人之不善，当如后患何？”

【译文】

孟子说：“说别人的坏话，一旦因此而引起后患，应当怎么办呢？”

第十章

【原文】

孟子曰：“仲尼不为已甚者。”

【译文】

孟子说：“孔子不做过头的事。”

第十一章

【原文】

孟子曰：“大人者，言不必信，行不必果，惟义所在。”

【译文】

孟子说：“有道德修养的君子，讲话不一定句句守信，做的事不一定件件有结果，他们只看怎样说怎样做更为合宜。”

第十二章

【原文】

孟子曰：“大人者，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^①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赤子之心：指在上的统治者爱护百姓如同爱护刚出生的婴儿一样的好心。

【译文】

孟子说：“所谓的大人，就是没有失去他那爱护百姓如同爱护婴儿一般的心的人。”

第十三章

【原文】

孟子曰：“养生者不足以当大事^①，惟送死可以当大事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当：当作，视为。

【译文】

孟子说：“生前奉养父母不能算作是大事，只有死后给他们办好丧事才可

以算作是大事。”

第十四章

【原文】

孟子曰：“君子深造之以道，欲其自得之也。自得之，则居之安；居之安，则资之深^①；资之深，则取之左右逢其原，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资之深：资，有积蓄的意思。深造自得，在于积蓄深广的知识，积蓄深厚，然后能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，左右逢源。

【译文】

孟子说：“君子沿着正确的路子对学问进行高深的研究，目的就是要使自己自觉地得到学问。自己自觉地求得的学问，就能心安理得地坚守它；能安心地坚守它，日积月累，就能积蓄深广；积蓄深广，便能随心所欲，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；左右逢源，所以君子贵在自己自觉地求得学问。”

第十五章

【原文】

孟子曰：“博学而详说之，将以反说约也。”

【译文】

孟子说：“广博地学习，详尽地解说，目的是要回到最简明扼要的地步。”

第十六章

【原文】

孟子曰：“以善服人者，未有能服人者也；以善养人，然后能服天下。天下

不心服而王者，未之有也。”

【译文】

孟子说：“拿自己的长处去折服别人，没有能够使人心服的；拿自己的长处去教育帮助别人，然后才能叫天下的人心服。天下的人不归心而能够统一天下的，是决不会有事。”

第十七章

【原文】

孟子曰：“言无实不祥。不祥之实，蔽贤者当之。”

【译文】

孟子说：“言语没有有实际内容而不好的。只有那些阻碍进用贤者的人，才是不好的哩。”

第十八章

【原文】

徐子曰^①：“仲尼亟称于水曰：‘水哉，水哉！’何取于水也？”

【注释】

①徐子：指孟轲弟子徐辟。②仲尼亟称于水：亟，屡次。这里所引孔子赞美水的话，不见其他经传，只有《论语·子罕篇》有“子在川上”叹水的记载。

【译文】

徐辟说：“孔子曾多次赞美水道：‘水啊，水啊！’请问他对于水取的是什么呢？”

【原文】

孟子曰：“原泉混混^①，不舍昼夜，盈科而后进^②，放乎四海。有本者如是，是之取尔^③。苟为无本，七八月之间雨集^④，沟浍皆盈^⑤；其涸也，可立而待也。

故声闻过情^⑥，君子耻之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原泉混混：原字有的本子作源，原为正字，源是俗字。混混，即滚滚。②盈科：注满坑洼。③是之取尔：这是一个强调宾语的提宾倒装句式，尔同耳，表限止。④七八月之间雨集：这里孟子用的是周历，周正建子，夏正建寅，相差两个月，所以周历七八月即夏历五六月，正当夏至之后，常多大雨。⑤浚：田间的水沟。⑥声闻过情：声闻：名声，名誉。情：实际，实情。

【译文】

孟子说：“有本有源的泉水滚滚奔流，不分昼夜，注满空坑后又继续前进，一直到达大海。凡是做事重视本源的便正像这样，孔子所取的不过是这一点罢了。假如是无本无源，就象七八月间大雨滂沱，一下子沟沟洼洼水都注满了，可是它的干涸却不必等待多久的时间。所以声誉超过了实际，有道德的君子常把它看作是一种耻辱。”

第十九章

【原文】

孟子曰：“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，庶民去之，君子存之。舜明于庶物，察于人伦，由仁义行，非行仁义也。”

【译文】

孟子说：“人类区别于禽兽的地方很少，这些地方一般老百姓抛弃它，君子保存了它。舜对于众多事物的道理能明察，对于人们的常情能洞察，所以他能由着仁义行事，而不是勉强地去行仁义。”

第二十章

【原文】

孟子曰：“禹恶旨酒而好善言。汤执中，立贤无方^①。文王视民如伤，望道而未之见^②。武王不泄迩^③，不忘远。周公思兼三王，以施四事^④；其有不合

者，仰而思之，夜以继日；幸而得之，坐以待旦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立贤无方：方，常，一定。②望道而未之见：而，读如，古代“而”、“如”二字可以通用。③不泄迹：泄，有狎褻、轻慢的意思。④思兼三王，以施四事：三王，三代的君主；四事，禹汤文武所行的事。

【译文】

孟子说：“大禹讨厌人家进献美酒，却爱听有益的话。商汤王坚持中正之道，但起用贤人却能通权达变，打破常规。周文王看待老百姓，就像他们受了伤一样。分明已接触到了道，却好像还没有看到一样，追求不懈。周武王不轻慢常在身边的近臣，也不忘记散在他方的远臣。周公常常希望兼学夏、商、周三代的贤王，来实践禹、汤、文、武四位君主所开创的事业；遇到有与他们不合的地方，便仰起头仔细思考，不分白天黑夜；一旦侥幸豁然贯通，便高兴得坐着等待天亮，以便立即拿去实行。”

第二十一章

【原文】

孟子曰：“王者之迹熄而《诗》亡^①，《诗》亡然后《春秋》作。晋之《乘》，楚之《梲杌》，鲁之《春秋》，一也^②；其事则齐桓、晋文，其文则史。孔子曰：‘其义则丘窃取之矣。’”

【注释】

①亡：佚失。②晋之《乘》，楚之《梲杌》，鲁之《春秋》：都是史书。有人认为《春秋》是当时通用的史书名，晋国和楚国对本国的史书另立了名号，鲁国却是沿用当时通行的史书名。

【译文】

孟子说：“圣王采诗的盛举废止了，《诗》就亡失了，《诗》亡失了，然后孔子的《春秋》便产生了。晋国的《乘》，楚国的《梲杌》，鲁国的《春秋》，都是一样的史书。它们所记的史事不过是齐桓、晋文图霸之类，它们的文字也只是般史书的笔法。孔子说：‘《诗》三百篇褒善贬恶，微言大义，我在作《春秋》时便借用过来了。’”

第二十二章

【原文】

孟子曰：“君子之泽五世而斩，小人之泽五世而斩^①。予未得为孔子徒也，予私淑诸人也^②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小人：指不在位的圣贤。泽：流风余韵。②淑：叔的假借字，叔有取的意思。《诗经·七月》“九月叔苴”，叔字便是解作收取。

【译文】

孟子说：“在位的圣贤的流风余韵过了五代便衰竭了；不在位圣贤的流风余韵也是过了五代便衰竭了。我没有赶上当孔子的学生，我是私地里向别人学取（孔子之道）的。”

第二十三章

【原文】

孟子曰：“可以取，可以无取，取伤廉；可以与，可以无与，与伤惠；可以死，可以无死，死伤勇。”

【译文】

孟子说：“可以取，可以不取，取了损害廉洁的称号；可以给，可以不给，给了有损于惠爱的称号；可以死，可以不死，死了有损于勇敢的称号。”

第二十四章

【原文】

逢蒙学射于羿^①，尽羿之道，思天下惟羿为愈己，于是杀羿。孟子曰：“是

亦羿有罪焉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逢蒙：是后羿的家人（家众），又是羿的学生。《左传》襄公四年说羿“将归自田，家众杀而亨（同烹）之。”这里的家众即指逢蒙。当时逢蒙帮助后羿的叛相杀死羿。羿：夏代诸侯有穷国的君主。

【译文】

逢蒙向后羿学习射箭，完全掌握了后羿的射箭技术，他认为天下只有后羿一人的射艺超过自己，于是就杀死了后羿。孟子道：“这件事后羿自己也有罪过。”

【原文】

公明仪曰：“宜若无罪焉。”

【译文】

公明仪说：“后羿似乎没有罪过吧。”

【原文】

曰：“薄乎云尔，恶得无罪？郑人使子濯孺子侵卫，卫使庾公之斯追之^①。子濯孺子曰：‘今日我疾作，不可以执弓，吾死矣夫！’问其仆曰：‘追我者谁也？’其仆曰：‘庾公之斯也。’曰：‘吾生矣。’其仆曰：‘庾公之斯，卫之善射者也；夫子曰吾生，何谓也？’曰：‘庾公之斯学射于尹公之他，尹公之他学射于我。夫尹公之他，端人也，其取友必端矣。’庾公之斯至，曰：‘夫子何为不执弓？’曰：‘今日我疾作，不可以执弓。’曰：‘小人学射于尹公之他，尹公之他学射于夫子。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。虽然，今日之事，君事也，我不敢废。’抽矢扣轮，去其金，发乘矢而后反^②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子濯孺子、庾公之斯：孺子，郑国的大夫；庾公，卫国的大夫。②乘矢：四支箭。

【译文】

孟子说：“不过轻一点罢了，怎么能说没有罪过呢？郑国有次派遣子濯孺子侵犯卫国，卫国打发庾公之斯追赶他。子濯孺子说：‘今天我的病发作了，不能拿弓，我要死了啊！’他问驾车的人道：‘追赶我的是谁？’驾车的人说：‘是庾